

别样的“圆”

□刘荒田[美国]

中秋近，吟罢苏东坡的“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”，读作家简媾的散文《秋蓬书简》，想及：无论月何时圆，我们都只能听之任之，但人可自行制造另一种“圆”。

简媾此文说的是：某男士海归，在南部某大学觅得教职，并在当地与家人同住。他给她邮寄一件包裹，那是当年她给他的全部信件，此外无片言只字。她面对“被遣返”的自己的笔迹，叹一句：“从此伤春伤别，黄昏只对梨花。”她把信写给她信也翻出来，与自己的那叠并置，自己写的高了近两倍。他如今有了家庭，却“把全部落花与枯叶留给落单的那个人”，要她拿得起放得下，容易吗？她想把他写的信寄还，但怕被他太太看到。她把两叠信放在窗前放瓶花的小桌上，覆以青花染布，“像盖着挑战爱神却战死的两个爱人”。瓶花萎谢，落瓣铺在“坟上”。

到这一步，已足教过来人的内心翻江倒海。浪漫芳华的爱，一见钟情也好按部就班也好，总归死去活来地爱了一场，接下去，如果两人结婚，从此生育儿女，柴米油盐，那就顺理成章，情书可在锡婚、银婚、金婚纪念日与道贺的亲友共享：可惜毕其功于一役的偏少，变生肘腋，一拍两散的居多，白纸黑字上的海枯石烂，足以把纸烧穿的火热情话，别说如今断断写不出，连想起也觉脸红。你进而惊异，为何自己和对方，在遥远的年代，竟未经约定而一起成为缱绻派诗人。

那么，存下情书的有几人？我为此遍访故旧，发现即使是“一步到位”的天生佳偶，也没有光明正大地保留早年手泽。我自己，16岁起所记的日记还在，尽管封面脱落，散了页，但字迹清晰，可惜内容极少涉及爱情。暗恋某个女生，按捺不住激情而写下，随即团掉的那

些；缱约月光下接过的第一封；乡村岁月，天天收到的那些，没一个不是封口撕得极为猴急。放在当时，迫不及待打开的，是爱的言辞的排洪闸；放在后来，再读却可能生生扯开伤口上的绷带。

不过，无论多痛，无论里面的山盟海誓如何讽刺彼或此，出于势利、虚伪，或屈从于外部压力而作的背叛，垂垂老矣的当事人无不渴望重温。我读简媾此文到这里，竟去翻50年前的日记，妄图从其中一本检出彼时顺手夹进的情书，哪怕是三指宽的卷烟纸上一句暗语，当然徒劳。时间的坚壁清野如此彻底，原因多得很，首要的，自然是怕伤感之语成为某种“罪证”，还有就是分手后怕睹物思人、恨人。其次，是岁月的淘汰，既是堆在角落的废物，迟早会被抛进垃圾桶。多情种子会拿情书当纸钱。让情书独立成文学作品，是冷却后的事，或别人的事。

然而，简媾文中的“她”另辟蹊径，失恋后理性地指陈：“而破灭，固然是终止，但不应绝望。当能够超越破碎与寂灭，于反顾之中披沙拣金，则破灭最大的意义在于发现自己也可以更丰饶。”于是，她花了一个多月，按时间顺序，将他信中自述的成长心路、读书心得、写景抒情、叩问生命意义、读经感悟等优美段落，节录下来，共100多张稿纸，二万多字，装订成别致的小书，封面上题着：秋蓬书简；寄给他，附上一封“无须回音”的信，信上有言：“我们很幸运，看过彼此年轻的模样……我记得你的英姿焕发也记得你的抑郁虚无，这样珍贵的生命记录应该还给它的主人……”他收到后，打电话来，毫不掩饰地叹息：“很感动，很感动，很感动……不相信是自己写的。”

这该是人间堪称圆满的久别重逢，青春的心音回归，以纸与墨为媒介。



深冬暖阳（纸本设色） □叶其嘉

到云南看云去

□王惠莲

“云南是因云而得名的。”

若干年前，我在读沈从文的《云南看云》时读到了这句话，从此，这句话即和许多名言一起，种进了心底。到云南看云，便成了一个小小的心愿。此次到云南虽不是为云南的云而来，但可以一了这小小的心愿。

大约下午三点半，飞机开始下降，我将目光移向空阔辽远的窗外。

窗外是蓝天白云，只是那蓝天上的白云，随着飞机每小时约800公里的飞行速度，而变得宛如流动的影像般，魔幻起来。只见苍苍茫茫的云海，飘着一块似连非连的白色云毯，我刚一按下快门，紧接着，一片南极冰川的造型便飘了过来，这一帧刚过，下一帧又闯进了镜头，一幅融化中的冰川的模样。“冰川”的上方，一大片薄如蝉翼的云，仿若一张张开的美人面纱，漂

浮在蓝得不真实的蓝天上……直到飞机降落，仍不忘拍下头顶那铺天盖地汹涌澎湃如排山倒海般的云。

接下来的七天时间里，云南的云，仿佛魔法棒挥出来的，以它的多姿多变多形多样，惊艳了我看人间看了70余年的双眸。

昆明翠湖的云水一色，西南联大上空为蓝天划开的一条天河，昆明街头天际线上方的若隐若现，蒙自“红河书院”牌匾背后的“雄鹰”展翅，碧色寨车站上方的云花与云纱，为南湖添媚增妩的接地云朵，哈尼梯田的“风起云涌”，元阳县城的朦朦胧胧，以及建元高速上的层云密布……

天下何处无云？但每一天每一时都在变，每一城每一山都不同，于千变万化间，将云之美推向极致的，唯有云南耳。

母亲的月饼

□熊宗俊

母亲离开一年多多了。从我来到深圳至今，二十年来，我不知道母亲一个人怎么过中秋。每年中秋节，我都会给她打电话。她总说：“今年中秋又收到了你三姐寄来的一盒月饼，我还留了一块，放到冰箱等你过年回家吃。”

记得每年中秋，父亲都会买一包月饼，大概十来个。那时候的月饼比现在市面上的扁小，也没有今天的品种丰富，通常是五仁月饼，馅料大都是冰糖、花生、猪油等。母亲这时也会做上一桌菜，一家人在一起过节。但在开饭前，我们孩子已经把月饼吃了，所以再吃不下多少饭了。和今天比，那时候的月饼可以说是难吃的，但吃上一块月饼，就算是过中秋了。

三姐高中毕业后，到广州工作。那年的中秋节，收到她的汇款和家信，父亲让我回信，在回信中我引用了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的那句诗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心情。

后来，我也离开家去武汉读大学，那是我第一次没有跟父母一起过中秋。求学期间，每年中秋节，母亲会特意留两块月饼等我国庆节回家吃。再后来，我留在武汉工作不到一年，父亲

林中鸟鸣

□王继怀

清晨早起，清脆的鸟鸣声在窗前的树上响起，在繁华都市能常听到清脆悦耳的鸟鸣声，那真是一件乐事。听着这悦耳的鸟鸣声，我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故乡，想起遥远的童年。

我的老家在大山的深处，高高低低的山，远远近近的山，山叠山，山连山，放眼望去满是山，大山里一片碧绿之色，不知名的野花分外娇艳，真如古人所言：“山无重数周遭碧，花不知名分外娇”。

故乡的大山是我童年的乐园。在这乐园里，儿时的我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林中听鸟鸣。

有人说，鸟儿是大自然的精灵，是林中的歌手。鸟是有灵性的，鸟鸣声是美妙的乐曲。

近水知鱼性，近山识鸟音。听村里老人说，因长期生活在大山里，乡亲们很多是听得懂鸟音的。

故乡大山里鸟的种类很多，鸟鸣声也有不同风格，音波忽大忽小，忽高忽低，忽急忽缓，时而悠扬，时而舒缓，时而明快，有的高音，有的中音，有的低音，有的热烈奔放，有的柔情蜜意，有的啾啾唧唧、有的咕咕啾啾……仿佛一场绝美的乡村音乐会。

儿时我有一项任务就是去林中放牛。我的老家是林区，乡亲们家家户户都有养牛的习惯，我们家就养过好

猝然离世，家里只有母亲和二姐过中秋。没几年后，二姐也结婚成家了，家里就剩下母亲一个人了。

来到深圳过的第一个中秋节，我竟然被电梯间的一则广告深深地打动，并一直珍藏着海报上的小诗。那是中秋假期的前晚，我还在加班工作，大概在晚上十点，我急匆匆赶末班公交车回去。忽然在坐电梯的那一刻，抬头看到电梯间墙上一块大红的海报，一位母亲手里拿着一盒月饼，眼含泪水开心地笑着，下面是一首《妈妈哭了，心却笑了！》的小诗，其中一句“小的时候，妈妈是我的全部；而现在，妈妈的全部都是我。”

前年国庆节回家，当母亲被确诊为不治之症那一刻，恍如晴天霹雳，顿时我的天都塌了。我决定留在家里，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在收拾她房间时，看到衣橱上摆着高高的两列月饼盒，大概十几个空铁盒子，还有一个特别眼熟，单独放在一旁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针线之物。这是母亲十几年来，收到的月饼盒啊。那一个针线盒，应该就是我当年寄给她的月饼盒。那一刻，我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又到中秋节，却没有人为我留着月饼了。

自我调适

勇于面对 调整心态
 积极乐观 拥抱生活

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